

平生为自己定下“三不”，其一，不过生日；其二，不为自己开研讨会；其三，不写自传、也不被人写传。当然，对自己说“不”，绝不意味着对别人也说“不”。我是个“自由”论者，我绝对尊重并维护他人的权利，对朋友和亲人，我从来不会轻易放过向他们祝贺（包括生日）的机会。我的“三不主义”维持了几十年，从未违背。直到前年，即临近我满九十岁的2020年，“三不”防线的某些部分被攻破。邵燕君说，“几乎全年都在为谢老师开会”的局面，这不是我所愿的，我出自无奈。“帽子”很大，扛不住。

我以往也做过诗人梦。在读小学和初中时，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曾是个“诗歌少年”。我的数学很差，也不喜欢物理化学，我只喜欢文学和诗歌。课堂上老师在讲几何代数，我在悄悄地写诗。不仅自己写，还和有同好的同学“唱和”。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，我的

## 春天带来欢喜

谢冕

不适合我，我的自由秉性也不适合时代。我再努力，由热爱而写诗，充其量只能做个三四流的诗人。我只能带着决绝的心情向诗“告别”。在军中以及北大，我虽然也写一些，但那是我自己并不认可的“余响”。认识我和熟悉我的朋友都能作证，我从来不会也不曾自称诗人。直到去年，“知情人”在我的文集的缝隙中“发现”了这些散乱的、快变成化石的“残诗”，而且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编成了诗集《爱筒》。

记得2022年的末尾，我为迎接新生的春天写了一篇短文。是啊，我们毕竟把严寒挡在了窗外，春天依然如期到来。春天的步履坚定而充满信心。照样莺飞草长，照样春暖花开，照样曲水流觞，少长咸集。为了迎接春天，我向亲爱的朋友们建议：永别忧伤，为今天干杯！

诗人梦就醒了。我有了觉悟，一是个人才情，二是时代潮流。我发现诗

对于根据名著改编的戏剧，我原是抱有偏见的——与其坐在剧场里，看导演、编剧和演员把剧本搬上舞台，使其可视可听，还不如捧读原作呢。所谓文学阅读的二度创作，无限的想象空间让我着迷。又或许，那些过于遵循原作的戏，看多了，禁不住审美疲劳。

进剧院看《樱桃园》，是被剧名冠名以的“肢体剧场”四字勾起了好奇心。肢体剧场，也译作身体剧场、形体戏剧，用于描述所有通过基本的身体手段来叙事的表演形式，是一种高度可视化的戏剧形式。肢体+戏剧，作用于契诃夫，会起怎样的化学反应？契诃夫的巅峰剧作，有了怎样的“中国版”？

戏一开始以及每一幕之间都有画外音，是研究者对AI（人工智能）进行的图灵测试，“人工智能是不是人？”“是否具有人的意识、感觉和情感？”“你（人类）是否能理解我（AI），我是否理解你？”“谢谢你让我更了解了你一点”……这些看似与剧情



无关的旁注，给整出戏带来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，使看戏人几度出戏。戏里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自说自话，无人倾听，又都照顾旁人，人人蜷缩在自己的茧房里，渴望被理解而不得，只有孤独。于是，画外音发人深省：人与AI都在试图沟通了解了，人与人反倒越来越无法正常对话，各自迷失在喧嚣中？

契诃夫讲述的故事，属于19世纪，濒临破产的樱桃园主人柳芭芙回到家乡，面对祖传庄园被拍卖的严酷现实，依旧沉醉在自己虚构的生活中无以自拔。当年的“小庄稼佬”，商人罗巴辛成了这里的新主人，马上抡起利斧砍伐象征童年美好的樱桃树。柳芭芙挥泪告别旧生活，去往异国莫测的新生活。然而，我们在21世纪看中国版的演绎并不觉得隔膜，对台词“荒谬绝伦的事情呀，这是时代的错误呀”“给一种病推荐无数种治疗方式，不就是无药可救了吗”以及对最后的画外音“生命就要完结了，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”也颇有共鸣。这就是经典的魅力，以及经典被不同的艺术家反复排演的理由吧。

## AI时代的《樱桃园》

潘真

无关的旁注，给整出戏带来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，使看戏人几度出戏。戏里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自说自话，无人倾听，又都照顾旁人，人人蜷缩在自己的茧房里，渴望被理解而不得，只有孤独。于是，画外音发人深省：人与AI都在试图沟通了解了，人与人反倒越来越无法正常对话，各自迷失在喧嚣中？

契诃夫讲述的故事，属于19世纪，濒临破产的樱桃园主人柳芭芙回到家乡，面对祖传庄园被拍卖的严酷现实，依旧沉醉在自己虚构的生活中无以自拔。当年的“小庄稼佬”，商人罗巴辛成了这里的新主人，马上抡起利斧砍伐象征童年美好的樱桃树。柳芭芙挥泪告别旧生活，去往异国莫测的新生活。然而，我们在21世纪看中国版的演绎并不觉得隔膜，对台词“荒谬绝伦的事情呀，这是时代的错误呀”“给一种病推荐无数种治疗方式，不就是无药可救了吗”以及对最后的画外音“生命就要完结了，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”也颇有共鸣。这就是经典的魅力，以及经典被不同的艺术家反复排演的理由吧。

2023年元月27日晚，闻悉杨苡先生仙逝，悲痛之余，勾起我与她的过往。1993年11月25日，贺巴老九十岁生日的宾客中有位衣着朴素的老人边说边笑来到客厅。她看我手拿相机，便主动站到巴老身后让我给她拍一张。事后，友人告诉我：她叫杨苡，是巴老早期读者，她曾把英国作家艾米莉·勃朗特的《呼啸山庄》翻译成中文版。家住南京。还说到她丈夫赵瑞麒先生是诗人，又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《红与黑》的译者。此番介绍说得我一

## 忆杨苡

陆正伟

要相信未来是美丽的。又一面写信给天津南开中学任高中英语老师的三哥，让他像妹妹那样对待她。在三哥的踪影，这张照片是见巴老开怀大笑时我抢拍的。回沪后，巴老让我添印后用来送朋友。后来我见杨苡把这帧签有巴老金名的照片编入巴老致她的60余封书信——《雪泥集》和《青青者忆》中。还配以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名言：“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，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。”使这张照片变得越发有内涵了。

四年后，杨苡夫妇再次来沪探亲访友。那几天，我陪他们走访了辛笛、黄裳家及她曾留宿过的淮海坊巴老旧居和武康路寓所。现在看来此行是她生前最后一次来上海。也可说是寻梦。那天，淮海坊59号门关着。杨苡只得站在门口仰头望着二楼窗户对我们说，五十年代初，她在这“亭子间”住过两夜，巴金去了朝鲜。与他夫人萧珊聊至深夜。数年后，她在《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》中还提到在门前逗留时的情景，写道：“小陆给我和赵（瑞麒）在门外照了相。我们没进去”。在沪期间，杨苡尽量抽时间到病房多陪陪巴老，有时还与靳以遗孀陶肃琼、彭新琪及李济生围在巴老身旁叙旧聊天。杨苡回南京向巴老道别时，我见巴老握住她手费力地嘱咐道：“多写，多写”。

2001年，已过八旬的杨苡住北京女儿赵蘅家。两年中，连续写出了《巴金的心愿》《战战兢兢》等十余篇回忆文章。结集出版后，她在赠我的新作《青青

者忆》扉页上写道：“正伟网友惠存。感谢你为我们大家留下那些十分宝贵的照片！希望你坚持你爱好的事业！杨苡。2014年8.13。”同时，我还得到了在译界享负盛名的《呼啸山庄》签名本。我在《青青者忆》中读到当年巴金和巴三哥尧林关心、呵护杨苡的文字。1936年，巴金收到素不相识的天津中西女中学生杨苡的信，在回小女孩的信时他劝道：安心把书读好，不要总幻想学着“梵慧”那样离家出走，要相信未来是美丽的。又一面写信给天津南开中学任高中英语老师的三哥，让他像妹妹那样对待她。在三家的踪影，这张照片是见巴老开怀大笑时我抢拍的。回沪后，巴老让我添印后用来送朋友。后来我见杨苡把这帧签有巴老金名的照片编入巴老致她的60余封书信——《雪泥集》和《青青者忆》中。还配以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名言：“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，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。”使这张照片变得越发有内涵了。

2004年10月，我在四川成都“慧园”参观时，被展柜中一把刻有尧林名字的金钥匙吸引，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获得的最高荣誉。尧林去世后，巴老把这件珍贵的纪念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捐给了“慧园”。出自好奇，我用相机将它拍了下来。杨苡得知后，她来电询问，又来函致谢。原来，半年前，她在《梦李林》中写到过这把金钥匙，但从没见过“真身”。难怪她说我做了件“好事”。在给我信中写道：“谢谢你为李尧林先生保存一生的金钥匙拍了照，不然李斧（巴老的侄孙）这次到成都不会看到那宝贵的物！”

巴老去世后的第二年，杨苡收到拙作《巴金，这二十年》，她在信上鼓励我：“……我喜欢这个书名，也可想象出当年的‘小陆子’怎样走向中年的！”来信中，对痛失六十多年来的引路人——巴老则悲痛欲绝。我受到杨苡先生的教诲虽片言只语，但从鸿泥雪爪中能体会到她用当年尧林、巴金的关心再去温暖别人。这不啻是一种轮回；更是精神的传承。

对于根据名著改编的戏剧，我原是抱有偏见的——与其坐在剧场里，看导演、编剧和演员把剧本搬上舞台，使其可视可听，还不如捧读原作呢。所谓文学阅读的二度创作，无限的想象空间让我着迷。又或许，那些过于遵循原作的戏，看多了，禁不住审美疲劳。

进剧院看《樱桃园》，是被剧名冠名以的“肢体剧场”四字勾起了好奇心。肢体剧场，也译作身体剧场、形体戏剧，用于描述所有通过基本的身体手段来叙事的表演形式，是一种高度可视化的戏剧形式。肢体+戏剧，作用于契诃夫，会起怎样的化学反应？契诃夫的巅峰剧作，有了怎样的“中国版”？

戏一开始以及每一幕之间都有画外音，是研究者对AI（人工智能）进行的图灵测试，“人工智能是不是人？”“是否具有人的意识、感觉和情感？”“你（人类）是否能理解我（AI），我是否理解你？”“谢谢你让我更了解了你一点”……这些看似与剧情

短暂的专业培训和刻苦自学，成了大队的非脱产助产士。那几年她在无数的晨曦中迎来了一个个充满希望的小生命。冬天的后半夜常常有人敲我家房后的玻璃窗，母亲就会悄然起床。到早晨我们会看到略带疲惫和喜悦的母亲回家，为我们做早餐，并告诉我们谁谁谁家生了个儿子或女儿。

后来母亲转为生产大队脱产的乡村医生（赤脚医生）。这对她的知识能力是一个大的考验，但她通过几次短暂的专业培训和刻苦自学，很快适应了工作挑战。担任生产大队（村）乡村医生后，兼任村卫生室负责人，她几十年如一日，在行医的同时，村卫生室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多年被评为公社、县的先进单位。她利用自己专长，义务为周围的群众服务。村上有一位叔叔，年轻时得胃病，几次胃出血，常年病休需治疗，母亲数年为他半义务治疗，终使其康复。现已八十多岁的叔叔，提起母亲还赞不绝口。上世纪八十

33年12月，母亲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到了上学年龄，因母亲的坚决要求，外祖父克服家庭经济困难送她上学，但是小学只读了两年，因无力负担而辍学。

母亲的性格是不甘落后、勇于担当。19岁时母亲与父亲结婚，之后近10年内，母亲生下了我们四个孩子。父亲在市区工厂里工作，每周回来一次，家里的事都由母亲打理。她既要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又要料理我们的生活，非常辛苦。母亲在怀我五六个月的时候，还在参加生产队挑担施农家肥等重体力劳动。

我的记忆中，只要一有空，特别是晚上我们睡觉后，母亲都会在煤油灯下看她喜欢的书。她任生产队政治指导员，每天出工前会为全体社员读报、读文件等，组织学习国家大事。而在组织社员学习的前夜，她一定会先阅读有关的报纸、文件，以提高学习效果。母亲常常对我说一句话：“凡事少说道理，先去做，并讲效率。”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经常很晚睡觉，早晨4点即起床。

经生产大队推荐，母亲经过

无关的旁注，给整出戏带来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，使看戏人几度出戏。戏里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自说自话，无人倾听，又都照顾旁人，人人蜷缩在自己的茧房里，渴望被理解而不得，只有孤独。于是，画外音发人深省：人与AI都在试图沟通了解了，人与人反倒越来越无法正常对话，各自迷失在喧嚣中？

契诃夫讲述的故事，属于19世纪，濒临破产的樱桃园主人柳芭芙回到家乡，面对祖传庄园被拍卖的严酷现实，依旧沉醉在自己虚构的生活中无以自拔。当年的“小庄稼佬”，商人罗巴辛成了这里的新主人，马上抡起利斧砍伐象征童年美好的樱桃树。柳芭芙挥泪告别旧生活，去往异国莫测的新生活。然而，我们在21世纪看中国版的演绎并不觉得隔膜，对台词“荒谬绝伦的事情呀，这是时代的错误呀”“给一种病推荐无数种治疗方式，不就是无药可救了吗”以及对最后的画外音“生命就要完结了，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”也颇有共鸣。这就是经典的魅力，以及经典被不同的艺术家反复排演的理由吧。

短暂的培训，卢元

眉山钟灵秀，不世英才育。文辞风格高，器识才能卓。

胸藏百万兵，治国有方略。历任地方官，常与民同乐。文列八大家，书为四家首，诗称一代雄，词领豪放袖，画品乃余事，全才古无有。何乃命数奇，不克施抱负！黄钟遭毁灭，瓦釜鸣金屋。乌台诗案冤，累次遭贬逐。先生胸襟宽，知足故常足。英名垂千载，后人长熏沐。

## 不要等，先去做

郑健

我们小时候穿的鞋子都是母亲手工做的，做鞋前要先要剪出鞋样。剪鞋样是个技术活，鞋样剪得好，做出的鞋子穿着舒服又样子好看。每年冬闲时，母亲会根据大妈、婶婶的请求，剪出众多大小不等的鞋样，送给她们，解决她们做鞋之需。

在工作 and 生活中遇到困难时，母亲告诉我：“不要等，先去做，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修正。生活中的有些事可以想明白了再做，但大多数事可以先做，否则机会没了。”母亲一生都体现了一个词：实干。进入中年她积极

如果金秋时节没有吃到黄岩蜜橘，那自然是件憾事，可如果没有在五六月份看到橘子花开，那可能更为遗憾。的确，蜜橘常吃，但我之前却从未见过橘子花。

立夏时分，我去了一趟朵云书院·黄岩店，这家位于永宁江畔的书店仿若童话里的云朵——云雾在江上漫起，书店则隐在云雾中。我问总经理，这个时候黄岩最好看的风景是什么。他想都没想，脱口说道：橘子花开，那是一片香雪海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香雪海指的是寒冬里盛开的梅花，花枝纷披，暗香浮动，一眼望去如同白皑皑的雪海。初夏之时的橘子花难道也如此景？我随即去看橘林。黄岩是世界柑橘始祖地之一，更是世界蜜橘之源，其栽培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国时代，那是有文字记载的，最早的文献是三国东吴时期沈莹撰写的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，至今也有一千七百多年了。如今，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黄岩遍植蜜橘，处处都是橘林，只能以成千上万亩一言概之。橘树并不伟岸，身材不高，但很壮实，叶子翠绿，油光光的，富有生机。我几乎是在蓦然间发现自己已身处花海的，那是因为橘子花是很小的花朵，风吹绿叶，波浪起伏中才探出身子，可这么一探，即便光明磊落，坦坦荡荡地亮相了。橘子花通体洁白，呈剑形，每一朵有五片花瓣，花瓣的基部为白色，中间有花柱头，上面则是纤细的花蕊，浅淡金黄。可能觉得自己太小了吧，橘子花是簇拥在一起开放的，于是，一眼望去，密密匝匝的小白花如雪般绵密，似海般荡漾，真就是香雪海了。

其实，我是先闻到橘子花的香味，而后循着花香走进橘林的。橘子花不像别的花那么浓烈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，感觉有些甜，有些醇。有道是香花不艳，艳花不香，小小的、白色的橘子花漫山遍野，开到极致，便望如积雪，香气似潮了。橘子花香在黄岩的阡陌街巷四处飘散，连永宁江水也沾上了香气。这香气是令人神往的，因有着愈益远去的乡野气息；这香气是讨人喜欢的，因清新淡雅得干净，可以除秽辟浊，沁润肺腑。我听到橘林中有嗡嗡声，原来是蜂农赶来放蜂采蜜了。我吃过蜜橘，可没喝过橘子花蜜，据说橘子花蜜是琥珀色的，晶莹剔透，喝了连日子都会过得滋润。我同样也没喝过橘子花茶。初夏的风吹过，落花满地，倘若捡拾起来，晒干后用开水冲泡就是橘子花茶了，有着独具的柑橘清香。在橘子花的芬芳里，朵云书院·黄岩店拉开了“当代诗歌艺术节”的帷幕，三十位名闻遐迩的中国诗人和艺术家在此风云际会，举办当代诗人艺术展、诗歌音乐会，面朝官河水街，诗人们吟诵自己的作品，艺术家们且歌且舞，而诗歌论坛上则探讨当代诗的可能性。这是当代诗歌创作一次集群式作品呈现，有着浓郁的“未来性”“折返性”意味，预示当代诗歌在突破现代性写作之后，进入了“广阔写作”。诗歌艺术节选择在橘子花开的时候，确实平添了许多的诗意。

回头追溯，历代诗人也在此时写下过不少歌咏橘子花的诗篇。南宋杨万里写道：“橘花如雪细吹香，杏仁团枝未可尝。”橘子花开如雪，香气从细小的花朵中散发开来，而杏树才展绿叶，离成熟尚有时间，季节如此清新地从晚春走向初夏。同为南宋时期的黄岩本土诗人刘克庄，闻着橘子花奇异的芳香，举头望月：“淡月珠胎明璀璨，微风玉屑撼缤纷。平生荀令熏衣癖，露坐花间至夜分。”坐在花间，坐在半夜，让橘子花的香气熏满衣裳。我觉得他是蘸着橘子花香，写成这些诗行的，与其说花香熏衣，不如说染着的是清冽的身心。

## 橘子花开

简平

如果金秋时节没有吃到黄岩蜜橘，那自然是件憾事，可如果没有在五六月份看到橘子花开，那可能更为遗憾。的确，蜜橘常吃，但我之前却从未见过橘子花。

立夏时分，我去了一趟朵云书院·黄岩店，这家位于永宁江畔的书店仿若童话里的云朵——云雾在江上漫起，书店则隐在云雾中。我问总经理，这个时候黄岩最好看的风景是什么。他想都没想，脱口说道：橘子花开，那是一片香雪海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香雪海指的是寒冬里盛开的梅花，花枝纷披，暗香浮动，一眼望去如同白皑皑的雪海。初夏之时的橘子花难道也如此景？我随即去看橘林。黄岩是世界柑橘始祖地之一，更是世界蜜橘之源，其栽培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国时代，那是有文字记载的，最早的文献是三国东吴时期沈莹撰写的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，至今也有一千七百多年了。如今，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黄岩遍植蜜橘，处处都是橘林，只能以成千上万亩一言概之。橘树并不伟岸，身材不高，但很壮实，叶子翠绿，油光光的，富有生机。我几乎是在蓦然间发现自己已身处花海的，那是因为橘子花是很小的花朵，风吹绿叶，波浪起伏中才探出身子，可这么一探，即便光明磊落，坦坦荡荡地亮相了。橘子花通体洁白，呈剑形，每一朵有五片花瓣，花瓣的基部为白色，中间有花柱头，上面则是纤细的花蕊，浅淡金黄。可能觉得自己太小了吧，橘子花是簇拥在一起开放的，于是，一眼望去，密密匝匝的小白花如雪般绵密，似海般荡漾，真就是香雪海了。

其实，我是先闻到橘子花的香味，而后循着花香走进橘林的。橘子花不像别的花那么浓烈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，感觉有些甜，有些醇。有道是香花不艳，艳花不香，小小的、白色的橘子花漫山遍野，开到极致，便望如积雪，香气似潮了。橘子花香在黄岩的阡陌街巷四处飘散，连永宁江水也沾上了香气。这香气是令人神往的，因有着愈益远去的乡野气息；这香气是讨人喜欢的，因清新淡雅得干净，可以除秽辟浊，沁润肺腑。我听到橘林中有嗡嗡声，原来是蜂农赶来放蜂采蜜了。我吃过蜜橘，可没喝过橘子花蜜，据说橘子花蜜是琥珀色的，晶莹剔透，喝了连日子都会过得滋润。我同样也没喝过橘子花茶。初夏的风吹过，落花满地，倘若捡拾起来，晒干后用开水冲泡就是橘子花茶了，有着独具的柑橘清香。在橘子花的芬芳里，朵云书院·黄岩店拉开了“当代诗歌艺术节”的帷幕，三十位名闻遐迩的中国诗人和艺术家在此风云际会，举办当代诗人艺术展、诗歌音乐会，面朝官河水街，诗人们吟诵自己的作品，艺术家们且歌且舞，而诗歌论坛上则探讨当代诗的可能性。这是当代诗歌创作一次集群式作品呈现，有着浓郁的“未来性”“折返性”意味，预示当代诗歌在突破现代性写作之后，进入了“广阔写作”。诗歌艺术节选择在橘子花开的时候，确实平添了许多的诗意。

回头追溯，历代诗人也在此时写下过不少歌咏橘子花的诗篇。南宋杨万里写道：“橘花如雪细吹香，杏仁团枝未可尝。”橘子花开如雪，香气从细小的花朵中散发开来，而杏树才展绿叶，离成熟尚有时间，季节如此清新地从晚春走向初夏。同为南宋时期的黄岩本土诗人刘克庄，闻着橘子花奇异的芳香，举头望月：“淡月珠胎明璀璨，微风玉屑撼缤纷。平生荀令熏衣癖，露坐花间至夜分。”坐在花间，坐在半夜，让橘子花的香气熏满衣裳。我觉得他是蘸着橘子花香，写成这些诗行的，与其说花香熏衣，不如说染着的是清冽的身心。

靠拢党组织，经不断努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即使到了老年她还时刻关心我们的成长进步，教育我们一定要向上向善。

有一次我从部队回家探亲，看到年近六十岁的母亲还在看医学书，背诵有关的医学知识。原来她要考执业医师资格证，后来居然让她一次考成功。据说许多年轻的乡村医生都是考几次才成功，有的还考不出来，实在让我不可思议。

60周岁退休后，母亲在家里开设一个小诊所，继续为周围群众服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由于我们都成家立业，没有了生活的压力，母亲几乎是半义务为群众治病。对在上海市打工，确有困难的外来人员，母亲经常免费治疗，所以常常是病人不断，深得周围群众的赞赏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。

这就是我勤劳而平凡的母亲。

母亲常说：“好心对别人，不求回报，心里安生。”母亲大字不识几个，但她的善良却融入了我的血液中。

## 十日谈

时光里的妈妈 责编：刘芳